

教育反哺刍议

郑金洲

[摘要] 教育反哺是子代向亲代传递知识、进行教化的逆向教育过程。随着“后喻文化”时代的到来,教育反哺正成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多元、内容弥散、方法隐蔽、效果滞后是当今教育反哺的主要特征。教育反哺颠覆了教育原有的表现形式,消解了教师的权威,扩展了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空间,使教育从结构到形态、从内容到形式、从目的到手段,都有了新的变化,赋予了教育以新的意义。认识反哺、调整正哺、走向互哺,是教育工作者应有的选择。

[关键词] 文化反哺;教育反哺;后喻文化

[作者简介] 郑金洲,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科研部主任(上海 210062)

社会变化的加速,信息化的强大冲击,代沟现象的加剧,青年一代同伴群体影响的扩大等,使得文化在当今社会呈现出系列新现象,文化的单向流动与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青年文化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开始对成人文化产生积极、主动影响,由年轻一代向年长一代进行文化传递的“后喻文化”已成为时代的新特征。这种状况,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受教育者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征,反过来对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者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青年文化所具有的社会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这种教育授受关系的反转,自下而上的教化,可以称之为教育反哺。

一、教育反哺的基本特征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教育反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影

响着教育的格局,转变着原有的教育形态。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学生文化真正从成年人文化包括教师文化中分离出来,而成为重要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独特文化,学生文化表现为学生群体拥有一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不仅是文化的表层如流行时尚和新器物成为学生共同认知的对象,而且在文化的深层如思想意识和价值规范也有着他们自身区别于成人和教师的相关内容,甚至连思维方式也开始有了一系列特点。按照以往对教育行为的理解,“教师要给学生一碗水,首先要有一桶水”。从这个比喻看,好像教师占有着大量“术业有专攻”、“闻道在先”的知识,而学生那只碗空空如也,等待着教师将这些知识倾倒入去,以便滋润学生干涸的心田。但在今天,随着“后喻文化”时代的到来,学生文化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态,学生的“碗”不再是空的,已经装满了水,只不过这些水的

20世纪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未来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喻文化说,即前喻文化、同喻文化、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年长者向年轻者传授知识经验,年轻者向年长者学习的文化;同喻文化是同代人相互学习的文化;后喻文化是年轻者向年长者传授知识经验,年长者向年轻者学习的文化。

成分与教师的“桶”中的水的成分有很大不同。教师的“桶”承载的是学科知识、人生阅历等,学生的“碗”承载的是时尚信息、流行观念和新的价值规范。处此情景,“桶”中的水不能再一味倾倒入“碗”,只有二者呈交汇、融通状态才彼此不会相互对抗和拒斥,才能在相互汲取营养的过程中形成彼此对事物的新认识,对问题的新看法。

“水”流向的改变,“桶”与“碗”位置的时常转换,大大改写了原有教育的含义。教育已经不仅是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知识传递,教育也不再仅限于“上所施下所效也”,而是成为同代、上下代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影响。教育的单一传递方式正在成为历史。从今天来看,中国教育中的反哺正日益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目标多元

教育总是有一定的目标指向的,这也是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的重要特征所在。教育反哺中的目标多元态势明显。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城市居民中的代沟主要表现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拥有的知识与能力”、“目标追求”、“拥有的地位或经验”五个方面。有文化差异,就有文化流动;有文化流动,就有有意识的教育传承。教育反哺,在以上五个方面都在其目标指向,在认识、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上对成人产生综合性影响,引导成人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1]

2. 内容弥散

在传统的社会化模式中,学生的文化影响来源和途径主要是家庭和学校,而在今天被称之为“网状”的社会化模式中,互联网、电视媒体、广告和购物中心等都成为新增的文化影响和途径。学生借助于以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为代表的新的社会化途径,获得了最为流行、时髦、前卫的理念和知识,从而对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者从理念到实践,从知识到衣食住行等方面有所影响。

3. 方法隐蔽

成人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影响有着鲜明的途径与方法。在学校教育中,还有明确的方法选择与运用策略,而在反哺型教育中,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知识经验的传授,并不见得有什么完整的方法构架,有巧妙的途径设计,有精心的手段选择,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日常的沟通与交流,课堂上的对话与互动,活动中的相互借鉴与影响,都有可能潜移默化地使教育者产生微妙的变化。

4. 效果滞后

一般说来,教育反哺具有缓和代际隔阂,有利于打破教育者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提高其社会适应性的效果。通过教育反哺,教育者可以更好地认识受教育者,承认和接受学生文化的合理内容和成分,并且在教育中有意识地吸纳学生文化,将其纳入学校文化以及教师文化之中,从而增加代际的相互认同。通过教育反哺,教育者从学生那里获得了广泛的、大量的新的知识、信息和技能,使他们不仅开阔了眼界、启迪了智慧、开拓了思路,也提高了他们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从容应对的胆略和能力。这些教育效果远不像“正哺”那样来的直接、迅捷,而常常是假以时日才表现出来的。

二、教育反哺的发展脉络

教育反哺现象在我国的出现,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年长者与年轻者唱着同样的歌曲,跳着同样的舞蹈,学着同样的著作,看着同样的样板戏,文化传播渠道单一,信息传播方式刻板,代与代之间尚未形成较大的文化差距,代际隔阂不明显,文化反哺难得一见,教育反哺也无从谈起。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教育反哺大体处在初期阶段。改革开放使得国门洞开,外界的文化信息借助于电视、广播以及对外交流的扩大而纷至沓来。既定的生活习惯被打破,生活方式遇到挑战,生存空间进一步扩展,原有的代际信息均衡局面受到冲击,子代开始占有了一定的文化信息。个人的威信、权威不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年龄不再是知识经验的代名词,年长也不再是权威的象征,年龄、权威、知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传统的长辈楷模文化,也就是长辈是晚辈的行为、技能、知识与道德的楷模,晚辈的成长主要得益于向长辈学习的状况悄然改变,教育反哺的意识开始觉醒。在这一时期,教育反哺还处在初始阶段,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教育影响大多是间接的,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的知识传递在一定程度上持拒斥态度,年轻一代也没有有意识地将自己定位在教育年长一代的位置

上。双方的角色是模糊的,而且此时的教育反哺在场所上主要局限于家庭教育,在内容主要局限于行为方式,在方式上主要是间接的、隐蔽的,学校教育还没有有效地纳入教育反哺的范围。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教育反哺大体处在中期阶段。这一时期,互联网的出现消解了成年一代的知识权威、话语霸权,而赋予了年轻一代独享的、为他们这一代人所共有的文化特征。这一阶段,教育反哺影响范围扩大,不仅家庭教育而且学校教育中也开始接纳并实施教育反哺,“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教学相长”切实为一些学校与教师所接受,教育反哺的目的性提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角色意识开始增强,年轻一代开始一改过去的“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变得直截了当和理直气壮。教育反哺的内容范围进一步扩展,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成为其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教育反哺进入新的更高水平的阶段。互联网技术日益成熟,信息承载量大幅增加,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的互补,成为信息传输与共享的常态形式。文化传承由“长辈楷模文化”进入“同辈楷模文化”形态,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都倾向于向同辈学习,同辈之间构成彼此的楷模。代沟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突出,代与代之间的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成人与年轻一代的心理距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远。正如米德所描述的,以往,老一代可毫无愧色地训导年轻一代:你们该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而你却未老过。但现在的年轻一代却理直气壮地回答: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是年轻的,而你们却从未年轻过,并且永远不可能年轻。^[2]教育反哺在这种场景中开始成为常态,无论是教育一方还是受教育一方,都觉得向年轻人学习或者向年长者施教是正常的事情,他们各自承担起各自的角色,直接施教或受教。学校教育中教育反哺的力度加大,学生成为重要的施教力量和教育资源,对教师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以上的区分是相对的,是对我国教育反哺的发展脉络所作的简单描述和总体特征把握,其中不排除某些教育反哺现象彼此间的交叉、调整或反复,甚至也不见得完全是共时性的,在学校或家庭,共时形态中也有可能存在着三者并存的现象。

三、教育反哺背景下的路径选择

教育反哺颠覆了教育原有的表现形式,消解了教师的权威,扩展了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空间,使教育从结构到形态、从内容到形式、从目的到手段,都有了新的变化,赋予了教育以新的意义。

第一,认识反哺。教育反哺是文化反哺的核心和表现形式。它的出现与自立,使文化反哺得以实现,同时也通过教育自身的引导作用,缓解文化反哺所带来的代际冲突,调节文化反哺的目标、内容和方式等。从文化发展趋向来看,随着全球化进程和社会变革的加速,随着青少年同辈群体交往互动范围的扩大,随着尊重青少年主体性、重视青少年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环境的日益形成,以及现代化的发达的信息网络获取知识的渠道增多和青少年信息占有量的加大,年轻一代会越来越多地处于新的技术、信息的领先地位,新观念的引领地位,新规则的制定地位,文化反哺现象也会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反哺逐渐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占据日益突出的地位。作为教育者以及教育管理工作,要认识到教育反哺的存在,切实分析教育反哺的构成、表现形态,深刻探讨教育反哺对现有教育的冲击与挑战,进而明确教育改革的对策与方向。

第二,调整正哺。与反哺相对的是正哺,由于反哺现象的存在及冲击范围的加大,客观上要求正哺作出适当的调整,这样正哺的作用才能进一步加强,正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才能进一步提升。以反哺为参照,教育正哺有几个方面需要关注。

在教育定位上,既然学生已占有了大量的信息,并且有很多信息是教师所不具备的,那么,教育过程中就不能仅仅是传递教师已经占有的各种知识,而是要能够“授人以渔”,引导学生掌握探索信息、获取知识的方法。也就是说,在知识、信息上,“弟子不必不如师”,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者立场的完全丧失,而是可以把获取知识的方法作为重要的方面来施教。

在教育职能上,既然教育已经无处不在,教育的上下代传承关系产生了逆转,学生可以从同伴以及其他诸多地方获取知识,那么,在教育当中,就要逐渐削弱其筛选职能,不将选拔、甄别作为教

育的主要价值取向,而是把引导人的发展、促进人的成长、激励人的内在潜能作为教育的旨趣所在。

在道德教育上,由于学生信息来源的扩大,同辈影响的加剧,学生文化的凸显,使得灌输式的道德教育越来越难以发挥效用。在这种情况下,“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道德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日益加大。通过不露痕迹的教学艺术,整合学生不同的价值观,成为道德教育的新要求。

在师生关系上,由于学生也有了话语权,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角色受到挑战,学生也可能成为教师,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关系开始产生真正的互换,师生关系开始由分离转向合作,教师角色开始从绝对转向相对,师生交往从管理转向引导。^[3]

第三,走向互哺。无论是正哺还是反哺,仅仅是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一种知识传递方式,二者在教育中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都发挥着相互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教育活动中,不能将这两种知识学习方式对立、分割开来,而要将其围绕教育目标加以整合,使教育教学不断呈现出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新形态。作为正哺的一方,教师需要在

实际教育教学中从学生立场分析他们已有的知识资源、经验背景、信息状态,有意识地将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信息纳入具体的教育活动中,将正哺与反哺在每一节课的教学设计、实施、反思中具体化、操作化、外显化。作为反哺的一方,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与他人交往的方式与方法,掌握如何有效地与他人尤其是成年人沟通,如何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与年长一代的知识经验进行双向滋养。正哺主导、反哺补充是当今教育互哺应有的基本表现形式。在这种新教育形态中,我们无疑会面临形形色色的问题与障碍,对此,应加强相关研究,逐渐使互哺成为教育的常态。

参考文献:

- [1]周怡.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4,(4).
- [2]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J].社会学研究,2000,(2).
- [3]张雁华.论文化反哺视野中的新型师生关系[J].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2,(6).

On Educational Regurgitation-feeding

Zheng Jinzhou

Abstract: Educational regurgitation-feeding is the adverse educational course that filial generation passes knowledge to parental generation for cultivation. With the coming era of “post-figurative culture”, educational regurgitation-feed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featuring objective diversification, content dispersion, method occul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lag currently. Educational regurgitation-feeding subverts the original form of education, clears up the authority of teacher and expands the space of student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hich has changed education from structure to form, from content to style and from objective to means, and given education new significance. It is the proper choice for the educators to cognize regurgitation-feeding, adjust feeding and tend towards mutual-feeding.

Key words: cultural regurgitation-feeding, educational regurgitation-feeding, post-figurative culture

Author: Zheng Jinzhou,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Basic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irector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epartment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Shanghai 210062)

[责任编辑:许建争]